

Lover in Paris

曼哈达丽



●王 娜 著
内蒙古出版社

Lover in Paris

曼哈达丽

◎王 娜



台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曼哈达丽 / 王娜著. —北京：台海出版社，2005. 9

ISBN 7-80141-404-7

I . 曼... II . 王...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7766 号

书 名 / 曼哈达丽
著 者 / 王 娜
责任编辑 / 刘新玲
封面设计 / 陈惠清
出版发行 / 台海出版社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广州市樱华印务有限公司
字 数 / 700 千字
印 张 / 41 印张
印 数 / 1-5000 册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次 /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台海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4045801)

ISBN 7-80141-404-7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我为他们受尽美的折磨与爱的苦难。

——作者

《曼哈达丽》这部背景为拿破仑时代的长篇爱情小说，讲述了一位绝色清贫女子，从情人节“偷花贼”到成为拿破仑生死情人的传奇故事。

曼哈达丽在繁华的扎尔牙京城鲜花街偷玫瑰花被抓，遭到花店女老板当街凌辱。之后，邂逅英俊的拉菲尔王子，初尝王子之爱。谁料到世事风云突变，幸福的憧憬转眼间被拿破仑征服军炮火粉碎。扎尔牙王国沦陷后，曼哈达丽以囚犯身份被押往欧洲，辗转沦落巴黎，开始了她在巴黎倍受煎熬与蹂躏的坎坷命运旅程。她曾经身陷囹圄，惨遭虐待，后被野蛮人救出，又遭奸污。在贫困交加之时，被人骗卖到妓院。曼哈达丽几经波折，最后成为法国皇帝拿破仑的情人。拿破仑滑铁卢兵败后，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一代英雄悲剧性的命丧荒岛，曼哈达丽却拒绝扎尔牙王子回国做王后的邀请，带着与拿破仑所生的孩子和情人的心，飘洋过海，隐居美洲。结尾，曼哈达丽踞立凄风冷雨中洒泪亲吻拿破仑“心”的描写，令人不忍卒读……

《曼哈达丽》语言生动优美，场景（尤其战争）宏大壮阔，人物心理刻划细腻深刻，故事情节错综复杂，主人翁命运凄婉离奇，宫廷生活描写极尽浮华，展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艺术才能，堪称爱情小说的一朵奇葩。作者在讲述西方爱情故事的同时，潜意识地流露出东方情结，令本书透着一种瑰丽的神秘色彩。

《曼哈达丽》这部巨著，像一朵蓝色的玫瑰花，飘逸着奇特的异域芬芳，是献给我们心中挚爱的珍贵礼物。



王娜，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过小说《伤心雨》（四川大学出版社）、《美军与少女》（台海出版社）、《台湾浪漫男人》（台海出版社）。自1994年始在报刊连载过长篇小说：《激情的女孩》、《漂亮女人》、《飘零女子》、《最疯狂的爱》等，前后达八年之久，引起广泛关注和读者好评。

《曼哈达丽》是作者历经数年创作的一部最新长篇力作。

责任编辑：刘新玲
策 划：陈益洪
封面设计：陈惠清

我为他们受尽美的折磨与爱的苦难。

—— 作者

人物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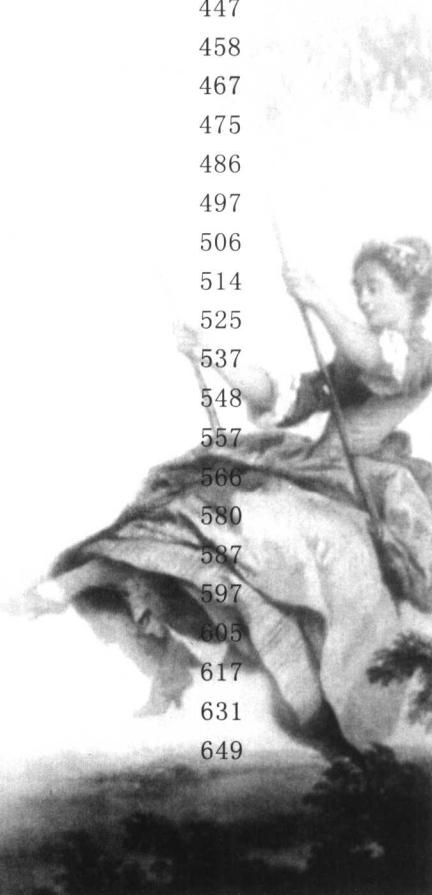
CHARACTERS

| | | | | | | | | | | | | |
|---------|-------|-------|-------|-------|-------|-------|-------|-------|-------|-------------|---|---|
| 曼 哈 达 丽 | 拉 菲 尔 | 拿 破 仑 | 吕 西 安 | 约 瑟 夫 | 德 凯 丽 | 马 约 贡 | 夏 瑟 芬 | 蒙 丽 莎 | 玛 丽 丽 | 迪 夏 泰 尔 夫 人 | 多 路 易 扎 白 爱 德 德 拉 曼 哈 小 欧 奥 德 弗 布 柯 方 德 • 索 贝 | 拉 菲 尔 王 子 女 友, 拿破仑亲密情人 拿破仑囚徒, 蒙丽莎丈夫 法国皇帝, 约瑟芬丈夫, 曼哈达丽亲密情夫 拿破仑兄弟, 扎尔牙国王 拿破仑兄弟, 西班牙国王 吕西安妻子, 扎尔牙王后 拿破仑仆人 拿破仑妻子, 法国皇后 约瑟芬男友 拉伊德和德安妮女儿, 拉菲尔王子妻子 拉菲尔母亲 拿破仑情妇, 迪夏泰尔伯爵妻子 曼哈达丽仆人 拿破仑第二任妻子 拉菲尔仆人 戏园老板, 李蓓利爱人 戏园领班, 伯爵夫人情夫 股票女王 西班牙教育大臣, 德安妮丈夫 曼哈达丽和拉菲尔私生子 曼哈达丽和拿破仑私生子 约瑟芬儿子 约瑟芬女儿, 荷兰王后, 拿破仑女友 瑞典王妃, 拿破仑初恋女友 商人, 曼哈达丽短暂供养者 同性恋者, 花花公子 宫廷军官, 曼哈达丽的追求者 曼哈达丽女友 曼哈达丽的崇拜者 声名狼藉的跨国妓女 著名音乐家 |
|---------|-------|-------|-------|-------|-------|-------|-------|-------|-------|-------------|---|---|

目 录

| | | |
|--------|---------------|-----|
| 第一 章 | 邂逅拉菲尔 | 1 |
| 第二 章 | 傲慢的征服者 | 8 |
| 第三 章 | 小树林秘密 | 17 |
| 第四 章 | 巴黎陷阱 | 26 |
| 第五 章 | 风光的拿破仑 悲伤的约瑟芬 | 38 |
| 第六 章 | 监狱战争 | 52 |
| 第七 章 | 桑园堡囚徒 | 62 |
| 第八 章 | 逃离魔窟 | 70 |
| 第九 章 | 野兽的交易 | 80 |
| 第十 章 | 偷情的丈夫 | 91 |
| 第十一 章 | 再遭屈辱 | 101 |
| 第十二 章 | 绝世浮华 | 111 |
| 第十三 章 | 奇怪的家庭 | 121 |
| 第十四 章 | 丑陋的罗伯特 | 132 |
| 第十五 章 | 愿作情妇 | 145 |
| 第十六 章 | 梦想家与失败王子 | 155 |
| 第十七 章 | 无聊戏子 | 165 |
| 第十八 章 | 恶毒的女主角 | 173 |
| 第十九 章 | 朝三暮四的追求者 | 183 |
| 第二十 章 | 被踢出戏院 | 193 |
| 第二十一 章 | 新婚之夜 | 203 |
| 第二十二 章 | 雨夜愁烦 | 213 |
| 第二十三 章 | 狂欢节 | 223 |
| 第二十四 章 | 索菲娅 | 233 |
| 第二十五 章 | 旧情人 | 243 |
| 第二十六 章 | 堕落的王子 | 254 |
| 第二十七 章 | 爱情骗子 | 266 |
| 第二十八 章 | 图谋复国 | 277 |
| 第二十九 章 | 再入监狱 | 286 |
| 第三十 章 | 德·范尔蒙法官 | 292 |
| 第三十一 章 | 吕西安与约瑟芬 | 302 |
| 第三十二 章 | 忧伤的等待 | 312 |

| | | |
|-------|---------|-----|
| 第三十三章 | 甜蜜的拿破仑 | 321 |
| 第三十四章 | 浪漫之夜 | 331 |
| 第三十五章 | 嫉妒的皇后 | 347 |
| 第三十六章 | 美味午餐 | 358 |
| 第三十七章 | 快乐的疯子 | 369 |
| 第三十八章 | 温柔的皇帝 | 379 |
| 第三十九章 | 约瑟芬请帖 | 388 |
| 第四十章 | 耀眼之星 | 397 |
| 第四十一章 | 一马车鲜花 | 407 |
| 第四十二章 | 写在天上的誓言 | 418 |
| 第四十三章 | 妓女与妻子 | 428 |
| 第四十四章 | 天真的曼哈达丽 | 436 |
| 第四十五章 | 产房里的情人 | 447 |
| 第四十六章 | 一万个歉意 | 458 |
| 第四十七章 | 痛苦的追求者 | 467 |
| 第四十八章 | 精彩的露天演出 | 475 |
| 第四十九章 | 诗人的梦想 | 486 |
| 第五十章 | 愤怒的拿破仑 | 497 |
| 第五十一章 | 神秘女人 | 506 |
| 第五十二章 | 庸医与莫巫婆 | 514 |
| 第五十三章 | 战争的残酷 | 525 |
| 第五十四章 | 吉凡罗太太 | 537 |
| 第五十五章 | 莫斯科眼泪 | 548 |
| 第五十六章 | 惊人的毁灭 | 557 |
| 第五十七章 | 三封信 | 566 |
| 第五十八章 | 离开桑园堡 | 580 |
| 第五十九章 | 新欢与旧爱 | 587 |
| 第六十章 | 国王的劝诱 | 597 |
| 第六十一章 | 拉菲尔的痴情 | 605 |
| 第六十二章 | 无耻的女人 | 617 |
| 第六十三章 | 我心属于你 | 631 |
| | 后记 | 649 |



第一章 邂逅拉菲尔

情人节那天，离皇宫市场不远的鲜花街一大早就挤满人，仿佛比赶集还要热闹，比参加国王庆典还要沸腾。原来扎尔牙京城人非常重视情人节，不管男男女女，年轻老耋，也不管结过婚还是未婚的，正在谈恋爱的或准备谈恋爱的，都希望挑选一束最美丽芬芳的鲜花拿去送给情人。

那条弯弯曲曲鲜花街足有一里路长，街道自存在以来就十分狭窄，尽管路面铺着干净的方砖，但是拥挤在两旁的店铺一家接一家，像装进瓶子里的芝麻互相紧挨着，连丁点儿空隙都没有，接着又一溜烟儿排开去，以至前瞧不着头后见不着尾。

那些做鲜花生意的老板又一准都是女的，大多数都不很年轻，看上去至少也有四十岁左右。她们当中有的是家境清寒，丈夫无法养活自己，凭着双手的勤劳做点小生意，以便日子过得松动而富足，而有的则是为了向男人卖俏，有说有笑，欢乐快活，不过大多数女人则是喜欢鲜花的美丽与娇艳。她们欣赏鲜花，剪接鲜花，拼凑鲜花，将它们一束接一束地插进花瓶，一朵接一朵地拼进花篮。那些怒放醒目的鲜花，有的摆放在由玻璃镶嵌的台阶上，有的挂在糊纸的墙壁上，有的供奉在透明清洁的橱窗里，更多的是插在地上咖啡色木桶中。

那些迷人的鲜花中要数玫瑰最上盛，它分为红、黄、白三种，每种又分为蓓蕾、含苞和怒放。看上去红玫瑰热烈得像火，仿佛一颗恋人的心在燃烧，随时准备为崇高的爱情而焚毁。而黄玫瑰却显得格外优雅清丽，它像一个成熟的经验丰富的贵族妇女，在历经人生各种苦难与波折之后，翘起骄傲的头怒放于世。至于那些神态冷漠的白玫瑰，它当然是尊贵的公爵夫人或皇后。

围绕在花中之王身边有几百种鲜花，它们分别来自中国的白牡丹，来自印度的粉芍药，来自日本红白二色樱花，来自荷兰最美丽的郁金香和最高贵的君子兰，来自埃及一千年栽种历史的满天星，有来自俄罗斯十二月傲雪梅，英国秋海棠吊起红彤彤可爱的小





灯笼，法国迎山白展开婆娑的诱人绿叶，葡萄牙四季草浸人心脾。

通常情况下，女老板总是一大早就端坐在玻璃橱窗后面，低下头在那儿手持一把剪刀忙碌，跟前站一个衣着干净的朴素少女，一般说来，那乡下少女是她的雇员，是雇来帮助花店老板打杂的。少女虽然极少负责卖花，女老板剪花和插花时她却要负责选花和送花，此外还负起给鲜花浇水和打扫花店的任务。

今天罗依是第一个打开鲜花店的女人，加之夜里睡眠得很好，生性快活的丑八怪丈夫又滋滋味味地爱抚过她半小时，于是她在打开花店门时就朝空旷的街道展开微笑，一边咧开嘴儿回忆起昨晚的幸福，做女人真是太有趣啦，自己既得了快乐也让男人快乐，丈夫还伏在耳边感激得不得了呢，说今天晚上还要更快活地爱抚她，罗依今天晚上当然要很乐意地接受他的爱抚，因为那实在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可以说做女人一生的乐趣都系在那件事情上面，只可惜男人在做那件事情时过于匆忙短促，天生就缺乏耐性似的，因而才使得她不免有些遗憾，觉得那种令人销魂的幸福实在太少了。

尽管夜晚的夫妻生活不甚如意，罗依还是满心欢喜地将头转回去，拿起一根花里胡哨的鸡毛掸拂，伸出手去到处掸拂透明的玻璃和花篮，以及干净的墙壁和橱窗，还有几面躲在花瓶后面的镜子，它是特地从皇宫市场买来的贵重物儿，因而才把鲜花店装饰得更加漂亮。

和往常一般，显然时间尚早，罗依在细心掸拂过灰尘之后，就走过去高坐在每天必坐的木椅里，这时她已经吩咐仆人拿来修枝用的剪刀，插进右手指头轻巧地握住，左手拿起一支仆人送来的玫瑰，低头聚精会神地修剪，她先细心地剪去枝头，又认真地修掉多余绿叶，眼睛在手中瞟来瞟去，有的玫瑰喜欢在躯干上长起小刺儿，弯弯地向外张牙舞爪，这时罗依就要拿小刀将它削掉。当修剪起一大堆各色可爱的玫瑰之后，罗依总是禁不住低下头拿鼻子去闻，觉得它比巴黎香水味道还要芬芳呢。

事实上名贵的巴黎香水就是各色玫瑰花精制而成的，头顶插上美丽的玫瑰犹如洒了香水。接着罗依又去修剪其它鲜花，那些娇艳灵秀的花儿，她侍弄得如同玫瑰一般认真，真可谓将心血全部浇灌在上面，二十年来她极少对这些花儿随便过，敷衍过，这是她献给那些有钱男人最诱人的礼物，罗依恣意让每一个买她鲜花的男人去恋爱去幸福，去装点房间和生儿育女。

用天蓝色丝绸带子扎好一束鲜花，罗依起身将它插进水晶花瓶里，然后退到远处打量，观察鲜花修剪得是否令人满意，她对插花艺术非常挑剔，有时一束鲜花竟让她做上二十或三十遍，有一次竟做上五十遍，当然是做得再好也没有了的，最后那束鲜花竟被老拉菲尔仆人买走，一刻钟之后国王将它插到王后起居室。

在做完这一切之后，那天顾客开始拥入鲜花街，与去年情人节相同，大清早鲜花街就走来各种各样的男人。这一天恰巧是京城礼拜日，但天主教堂做礼拜人聊聊无几，连往常一向很平静的神父也觉得很扫兴，不过他们多半又都会原谅男人，天生男



人就喜欢狂热和荒唐嘛，这一天他们当中自然有很多人会忘记教堂，上鲜花街去做自己的事。

那天罗依花店第一位购买鲜花的是位教授，带一副金边近视眼镜，脑袋顶起花白零乱头发，仿佛他全部智慧都凝聚在上面，连走路都要闪闪发光。他同妻子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这束鲜花算是送给妻子的银婚礼物，从前二十四个情人节他都要买这么一束鲜花送她，而她则非常快乐地接受，今天这个非比寻常的日子他除了送鲜花，还要带她去皇家饭店美餐一顿。

第二位购买鲜花的是一位刚出狱青年，看上去三十岁左右，衣服穿得相当破旧，身材也很矮小，极像乡下做粗活的农夫。但他至少有八年没有见过妻子，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他，他是为了她喜欢金银珠宝才去坐牢的，也就是说为了她贪婪的欲望，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抢劫京城一家著名珠宝店，于是才因疏忽大意而锒铛入狱，不过在漫长的八年中，贪心的妻子从未去监狱看过他，今天他猜想她还住在原来的老地方，他要买一束最美丽的鲜花去首先表示和解。

第三位购买鲜花的是海员，显然他是皇家海军上尉，年轻得几乎像一只雉鸟，三天前他才请假回到京城，就在那个美妙的伯爵夫人举行的沙龙跳舞会上，他有幸结识一位十六岁天真稚气的贵族小姐，她是由高贵优雅的母亲陪伴带入沙龙的，由于极少参加舞会而经验不足，她显得有些羞涩和腼腆，但她外貌却非常俏丽，足以引起人美妙的遐思，当英俊的皇家海员向她发出至诚的邀请时，她就伸出可爱的小手朝他走来，今天他要再买一束鲜花去向她求婚。

罗依那天生意格外兴隆，自早晨以来已经卖出三百五十束鲜花，现在拥挤在花店的人仍然熙熙攘攘，到处都挤得水泄不通，后面还有人陆陆续续拥进花店，以至她那狭小的花店再也装不下，可是来客仍然络绎不绝，仿佛打楔子似的拼命往里挤。罗依显然很生气，但转瞬脸上又挂出欣喜的笑容，毕竟那些有眼力的男人很赏识她鲜花，理解她插花艺术，懂得她卖花心境，是她的鲜花带给了他们美好的爱情。

就在这样可怕的忙碌中，罗依尖利的眼睛突然瞥见有人偷鲜花，她那小手神出鬼没伸过来，警觉而小心翼翼地移近水晶花瓶，然后又迟疑一下快速接触它。那里有一束最娇艳怒放的鲜花，是海员买走之后插进去的第二束，跟先前那束一样，那女人鼓足腮帮，一口气将它抓出来拥抱在怀中，接着又低下头惊慌地看鲜花，之后迅速抬起头去凝视另一个花瓶，卷动舌头咽着唾沫，用最快的动作把那束鲜花抓过来，可是那束鲜花却让她费了些神，及至等她抓到手中，来不及端详一眼就转身飞快地逃出花店。

那女人实际上还是个女孩，看上去顶多十六岁，穿一件素色棉布连衣裙，上面套一件绿色塔夫绸小背心，这分明是夏天服装，她却在春天就穿上它，由此可见她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女孩，她的小脚穿一双过时的旧靴子，里面套一双过时的旧袜子，那双过时的旧靴子和旧袜子早不合她脚，为了抵抗贫穷和寒冷侵袭，她一直穿着它。她



Lover in Paris 曼哈达丽

可爱的头上没有任何装饰，不过那浓密的头发黑得像乌鸦翅膀，乱七八糟披散在肩头，显然忘记精心梳理，如果她肯下点儿工夫的话，那美丽的头发一定会弯曲得很柔顺，荡漾起几个小波浪，表现出她头饰的优雅来。除此之外，她还长着东方人典型的黑眼睛。

那天早晨，罗依瞥见曼哈达丽在鲜花街来来回回至少走过十次，每一次都在东张西望和南看北瞧，瞪大眼睛吞噬那些鲜花，她脸上神色颇像小偷，举止仿佛就是贼的后代，她的弱小生命就是靠吃鲜花长大的，因而才具有几分鲜花姿色。罗依显然早把一切看在眼里，只是不动声色，因为这一天也有很多女人来买鲜花，至于偷鲜花的事还从来没在她花店发生过，一束鲜花值不了几个小钱，凡属成年人一般都买得起，谁还会冒险和丢人现眼做小偷呢？不过那天曼哈达丽却偷了她花店里最美丽的鲜花。

罗依当然不是为了丢失金钱，但她对有人敢偷她鲜花感到很生气，尤其女人，她怎能容得下一个女孩耍手段欺辱她呢？又何况曼哈达丽小小年纪偷鲜花做什么用，难道她已经学会勾引男人？但她又分明不是婊子，惟有婊子才会得给她情人送鲜花，一个贫穷人家的正派姑娘绝不会干那种荒唐事情的。

“我得结结实实地教训她一顿。”罗依气歪脸尖刻地说，一边恶狠狠转过身，伸出双手拨开众人，由于花店挤得水泄不通，她费了很大力气才冲出一段距离。“尊敬的先生，请你走开。”她颇不耐烦地嚷道，眼睛越过人头瞪着那个慌张逃走的女孩。

街上行人实在太多，而且人人手里都抱着鲜花，因此就显得越发熙熙攘攘，罗依从那些人肩膀下面钻过去，从背后钻过去，从胸口前面钻过去，她极像一条滑溜溜灵活的蛇，很适合在那种场面弯来弯去，将讨厌的阻拦者一个个抛在后面，让他们离开她大老远，她分明气喘吁吁，怒气冲冲，末了终于克服困难抓住曼哈达丽胳膊。

“唉哟，你干嘛偷我的鲜花？”罗依把曼哈达丽一头黑发恶毒地抓在手中，使猛力往背后一顿，立即就将曼哈达丽头高翘起来，于是可怜姑娘那张十二万分沮丧的脸朝向她，罗依用冒火的眼睛瞪视偷鲜花女孩。

曼哈达丽无言以对，那张激动的小脸涨得绯红，全身血液一古脑儿集中到脸上，细腻的肌肉抽动得很厉害，同时眼神悲伤而绝望，再也没有比做小偷当场抓住更可怕的事情了，她娇小的身子在衣服下面瑟缩发抖。

“是的，我偷了你的鲜花，对不起，我现在把它还给你。”她胆怯地挤出几个字。

“哼！我才不要你还鲜花呢，我要你说出这是为什么？”蛮横的花店老板看见曼哈达丽自惭形秽，显得格外精神抖擞。

“不为什么，夫人。”当着太多众人，曼哈达丽难以启齿。

“这像什么话？”罗依见问不出理由，又突地变了脸色。“那么你是甘心情愿做小偷的啰？该死的婊子！”

“我当然是甘心情愿的，你又怎么样。”倔犟的曼哈达丽为了堵住花店老板嘴，



带着被惹火的挑戏口吻回答。

罗依听见她不仅甘心做小偷，还要自鸣得意当婊子，顿时气得脸色铁青，她重新拿尖利的目光打量曼哈达丽，因为在她看来，凡是做婊子的女人都是非常幸福的，她们什么事都不干，就会获得男人很多金钱，这个悲惨世界最容易赚钱的就数婊子。

“啊！”花店老板故作惊讶地大叫一声，仿佛瞥见妖魔鬼怪，“看来我要动手打你啦！”她气哼哼地说，“你的卑贱和厚颜无耻惹恼我，故意让我当众丢丑。”

曼哈达丽轻蔑地瞟着花店老板，她正准备反驳却又来不及，罗依已经将她手中鲜花夺过来扔在地上，又极其恶毒地跳上去踏开两只脚。曼哈达丽低头悲伤地看着它，起先她还竭力保护那些鲜花的妖艳，现在它们遭遇到空前的浩劫，她顿时难过得心都碎了。哦，它可是无辜的呀！她噙着酸涩眼泪想，罗依这样凶狠地摧残鲜花是在作孽。可是恶毒的花店老板再次抓住她胳膊和头发，使出蛮力将她摔倒在地，曼哈达丽本来可以预防她来这一着，但是她的胡思乱想使她走了神，她被花店老板摔得鼻青脸肿，不过眼下才面临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曼哈达丽被摔得口角流血，接着罗依又进行第三次最残忍的打击，这一次曼哈达丽被沉重地摔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哼，可爱的小婊子，今天你不能去见情人啦！”她往曼哈达丽背后猛踢一脚，“尽管我走霉运损失两束鲜花，可你也遭遇我最残忍的报复。”

她突然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笑得连身上衣服都要抖落下来，之后她又旋风似的扬长而去，丢下曼哈达丽独自在那里凄苦呻吟，众人急忙给花店老板让出一条路，共同目睹她挺得笔直的像男人似的骄傲背影。一刻钟后围挤在曼哈达丽身边人陆续散去，终于走得一个不剩，仿佛这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曼哈达丽浑身火烧火燎地疼痛，良久才挣扎着爬起来，现在她就站在两束被蹂躏的鲜花上面，脚上靴子被罗依踢进街边水沟里，胸前衣裙被撕开八寸裂口，让尖尖翘翘小奶子从里面害羞地伸出头，她低首羞愧地凝视片刻才勉强将两块布打成结，以此掩住胸脯大半个部位，她的黑发被花店老板扯下一大把，根部还带着恐怖的头皮和血丝，曼哈达丽痛苦得不敢去看它，急忙把惊骇的视线转开。

鲜花街热闹与沸腾逐渐减弱，上午九点，大多数来这里的男人都回家或去找情妇了，太阳火辣辣挂在天空，又非常灼热洒在地面。有的花店开始关门，有的干脆上锁，接着就有很多家不再做生意了。

鲜花街时空旷起来，几只悠闲的野狗在那里逛荡，它们成了狭窄街道上惟一主宰，把灵敏鼻子伸到每家花店门口去东闻西嗅。突然一阵得得马蹄声掠过清静响起来，接着就见一匹白色骏马从鲜花街尽头跨着阔步走过来，高坐在马背上的骑手是个快乐的年轻人，身后跟着几辆崭新轿式马车，其中一辆堆起山头一般高鲜花，那些鲜花一看就知道从暖房里采摘下来，其新鲜程度犹如原来的地方。另外一辆马车上还坐着一群云裳缤纷的美女，她们手里拿起绸扇和鲜花，一迳都在叽叽喳喳说话儿，天真



Lover in Paris 曼哈达丽

微笑挂在粉白的脸上。同拉菲尔一起骑马的是扎西德和几个侍从，他们人人都高坐奔放的骏马，手握银色短鞭，美女娇艳得非凡，骑士清秀得出奇，不过年轻的拉菲尔仍然在这群美人物儿之上。

拉菲尔老拿鲜花去送朋友或情妇，假如他有情妇的话，他会向她表示自己的慷慨，可惜他结识的情妇实在太少，拢共不过一两个，而且很不成熟，所以他买鲜花是拿去送朋友或宫女的，并不代表什么特别的意义。

曼哈达丽横在街中间挡住他去路，她并没有看他，也不知道有人来到身边。其时他已经翻身下马，把僵绳扔给仆人，转过头惊讶地站在她面前。

“哦，你跟谁打架啦？”他眨巴起眼睛奇怪地问，希望得到对方回答，谁知曼哈达丽根本不理他，“显然是你吃了亏。”他又皱起眉头补充一句。

曼哈达丽将头沉重地垂在胸前，她的自卑和难过是那么显而易见，刚才花店老板痛打了她，现在又一个男人前来侮辱她，她没有钱购买鲜花，这就是她的全部罪过。她心中顿时燃起怒火，但是当她看见他既英俊又年轻时，差点痛苦得要昏过去。

曼哈达丽希望他是一个可笑的丑八怪，一个穿得破衣烂衫糟老头儿，一个拿木头碗到处流浪的乞丐，一个被妻子踢出门而无用的丈夫，可惜他什么都不是，他极像一位神话中王子，身边有一群宫女和侍从围绕，他穿的衣服也是王子穿的那一种，简直漂亮得没法形容，曼哈达丽何止看得眼花缭乱，甚至想入非非，满以为自己进入书中神话世界而看见奇迹，最后当她发现内心挣扎着回到现实时，又羞愧得无地自容。

“怎么啦，我是猛虎吓着你？”拉菲尔咧开嘴儿笑嘻嘻地说，将一只手搭在她肩膀，他无意识要那样做，但很快又发现她娇小的身子在瑟缩发抖，随即玩世不恭变成一本正经。“可我跟你一样是大活人呢！”

曼哈达丽不管他是大活人还是猛虎，只希望他尽早离开她，带着他的美女侍从离开她，她不配在他和他们面前出丑，年轻人之所以这样做是故意让她出丑，她的贫穷和破烂衣裙使她立即想钻到地下去躲开他。

拉菲尔却没有要走的意思，相反他打定主意要一直跟她纠缠下去。“为什么买了鲜花又将它蹂躏，难道这些鲜花儿惹你生气？”他用手指着地面。

“没——没有——”她终于嚅嚅嗫嗫吐出几个字。

拉菲尔顿时欣喜若狂，却又百思不解，他极其认真瞪视曼哈达丽侧面。“是吗？可你分明将它踏在高贵的脚下，让它的美丽染上污渍，再也无法像在大自然中放出异彩。哦，多么不幸的花儿呀！”他从喉咙发出一阵惋惜。

“是别人要我踏在脚下的，因为——因为我偷了别人的鲜花。”她想用哽咽的语言堵住他嘴。

拉菲尔把眼睛一怔，接着又很愕然地瞪视她。“你偷了别人的鲜花？”他当然难以置信她会干出那种蠢事，拉菲尔知道有人偷面包和衣服，偷金钱和钻石，但绝对没

有人偷鲜花。今天这个圣洁日子鲜花是献给情人的，纵然眼前这位不幸少女有情人，也不该由她来偷鲜花去送给他呀。

“没错，我确实偷了罗依花店两束鲜花。啊，你该放开我了吧！”她娇脸飘浮起憎恨的愁云。哦，眼前这个漂亮的骑士真难对付。

“为什么要偷它？”拉菲尔重又拾起刚才的话题，突然他觉得她变得非常丑恶。

“因为我需要它，多嘴的先生，鲜花是人间最美好的象征。”

“你的行为却一点儿也不美呀！”他回答她时显得痛心疾首。

“这不关你的事。”

拉菲尔难过地沉下脸，紧接着又刷地苍白起来。

之后她又说：“我太需要它啦，我甚至没有其它办法获得它。”

“难道你连买两束鲜花的钱都没有？”事实上他压根儿就不知道穷人生活是怎么回事，自小生长在金银财宝的摇篮里，挥金如土，奢华无度。

“我不想就这个问题清楚地回答你。”她摆起轻蔑的肩膀走开，他的无知和可笑惹她生气，今天她在这里遭遇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侮辱实在丢面子，她要尽快离开眼前这个讨厌的男人。

拉菲尔上前一把抓住她，这是今天以来他遇到的第一件最有趣的事，怎么能够轻易放弃呢，让一个姑娘从身边溜走，并且是跟他斗嘴后溜走，那时他早忘记那些美女与侍从，将心思全部投入到曼哈达丽身上。哦，她的确与众不同。“得啦，我送你两束鲜花，以弥补刚才的损失。”他微笑着说，一边吩咐扎西德将鲜花送过来。

“我已经不需要它，”她冷漠地拒绝，对他的举动十分反感。

“你当然很需要它，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出来。”他又向她欢快地调侃道：“收下我的至诚之意吧，或许两个幸福的人儿正等着你。”

曼哈达丽像着火似的霍地转过来，抬起头惊讶地怒不可遏地瞪视他，她的心恼火得快要从胸壁下面跳出来。“是的，”她非常生气地提高声调，“我的确有两个幸福的情人等着我，只可惜他们长眠于坟墓。”说完她就凶狠地夺过拉菲尔手中鲜花，抱在胸前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曼哈达丽来到拉衣士山脚下，那儿是一片荒草斜坡，杂草乱树一直从山脚下蜿蜒到山顶，在某一处角落不甚显眼的地方，那里杂草丛生，蔓藤缠绕，其间有两棵孤零零弯曲的松柏伫立，在它下面凸起两座坟墓，坟前分别立起两块黑木溜秋污渍斑斑石碑，显然被杂草乱树淹没得只剩顶头。

曼哈达丽起先对那两座孤坟张目瞪视，查看气势汹汹的杂草荒芜到何种程度，接着就虔诚万分跪下去，之后又抱住一块冰凉浸人的石碑拼命摇晃。“哦，我的父亲——哦，我的母亲——”喉咙因生痛哽咽得说不出话，泪水从眼眶汹涌地溢出来，滚过面颊淌到脖子下面撕开的衣裙上，弄出一大团湿漉漉黑点。





第二章 傲慢的征服者

曼哈达丽实际上是个私生女，据说她父亲是亚洲人，她母亲则是扎尔牙人，而他们连一天婚也没有结过，她在出生前父亲就死了，而她母亲也在她出生十年之后，追寻她父亲足迹去了爱里赛极乐世界。

现在她站在鲜花街尽头，一处平房家门口，当她从拉衣士山下回来之后，就一直站在那里，她在回忆上午发生在鲜花街的事情，脸颊泛起羞愧的红色，接着她把头低了下去。

那天黄昏，在扎尔牙京城港口，代表拿破仑骇人惊魄的大炮突然响了过来，起先显然是间歇性的，声音极像大海在地震，显得非常沉闷，这个时间持续很久，以至后来认为它快要消失时，爆炸声又突然激烈起来，而且炮弹也分明落得有些近了，那些惊讶地定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的船长和水手，看见一个东西在西方天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接着就看见它直线落入百船林立的港口，在第一颗炮弹刚炸响之前，还能够隐隐约约看清楚被炸散架的轮船，那些断裂木板带着货物和铁壳纷纷落入水中后顿时消失，紧接着又是第二颗炮弹爆炸后的强烈火光。

终于在天黑，那些令人憎恨而恐怖的炮弹轰击得密密麻麻起来，简直像天神发威泼下的冰雹，休想见到一点儿空隙。不过狡猾的拿破仑确实挑中这个港口，要让自己的船舰停泊在那里，眼下扎尔牙那些莫名其妙的商船和军舰挡了他道，对此他非常生气。

从开罗出发到地中海，他在路上走了整整二十多天，他的速度是如此之快，简直犹如神道，因为他一生总是喜欢干惊人的事，并把它看成是很好玩的乐趣，只是在做完那场游戏之后，他要拥有那个地方并成为那里的主人。

拿破仑离开众人独自伫立甲板，举头凝视天空稀疏的星星，一边聆听那些响彻在远处的炮弹声，显然他的思想一直在回忆留在埃及的波利卡娜，这个奇怪女人的名字

